

區域地理研究的探討

Approaches to Regional Geographies

王秋原*

趙建雄**

何致中***

Chiu-Yuan Wang

Chien-Hsiung Chao

Chih-Chung Ho

ABSTRACT

The region as an old concept is a word with diverse meanings.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descrip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region owes to the fact that regional geograph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ntheses contrasts and complements the systematic geography. This paper discusses firstly the topics on traditional regional studies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s of regional studies, regional description, regional analysi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Second, the development of methodologies in traditional regional geography, e.g. empiricism, landscapism, and positivism, are summarized. Third, The emergence of 'new' regional geography and the issues in it are concerned with the problems on traditional regional studies. Finally, this paper concluded with a perspective on traditional research methods.

Issues in new regional geography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are enormous and a complete guideline on the descrip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a region is still missing. It is a challenge to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s of region and to grasp or comprehend the meaning, nature, or importance of a region. It provides a ground of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s to integrate or synthesize the knowledge of different branches of geography.

Keywords: region, regional geography, new regional geography, regional studies.

摘 要

區域是一個古老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具有許多不同涵意的用詞。區域地理學一直以其綜合性，而與系統地理學的解析性呈現既對立又互補的關係，形成區域

*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系助教

Teaching Assistan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Graduate Student,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的描述與區域的分析之間的張力。本文首先分別自區域研究的觀念、區域描述、區域分析、及區域整合等層面，探討傳統區域研究的課題。其次就實徵論、景觀論、實證論，分述傳統區域研究方法的發展。接著自傳統區域研究的困境，追溯「新」區域地理學的出現及新區域地理學的主要議題，最後則以對晚近研究方法的反省結尾。

新區域地理學發展至今，關於區域描述和分析的完整指導方針尚未出現，仍有許多猶待開發的研究領域及議題。建構一個地域的概念，或是了解任一特定的地域，是一個理論的挑戰。意謂著須結合地理學內不同分支所獲得的許多系統性之了解，致力於開拓地理學想像的地基。以期能使真正具地理學特質的經驗研究能夠在「地方之間」及「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取得一個適當的位置。

關鍵字：區域、區域地理、研究方法、新區域地理、區域研究。

現在，地理學正處在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十九世紀初期它也有過這樣的發展時期；……然而，我們現在離開我們必須確立的目標仍然很遠，沒有理由滿足於已有的成就。

赫特納(1983:127)

傳統區域研究的課題

(一)區域研究的觀念

區域是一個古老的概念，而且是一個具有許多不同涵意的用詞。早期的區域概念來自領域的概念，具有強烈的政治或軍事意圖。在此種為政治或軍事意圖服務的背景中，地理知識獲得了萌芽與成長的動力來源，並發展出以分布學(chorology)為基礎，來彙編地方素材的古典區域研究。「地理學中的區域概念係因需將較大地區細分為若干部分，並以最高度整合的方式來加以研究的需要發展而來」(Hartshorne, 1959:129)。地表被視為由許多小區域所組成，每個區域「是一個區位特定的地區，與其它地區有別，並以區別所延展的範圍為限」(Hartshorne, 1959:130)。

在地表被視為由不同現象之獨特組合所構成的許多小區域之組成的思想支配下，早期的區域研究幾乎是等同於早期的地理學。區域地理學者的研究則是「透過地理學內各分科(加上其它相關學科)[所提供之]各類素材，分析與促進對那些獨特組成(unique assemblages)的鑑賞，並將之綜合成一整體的描述與分析」(Johnston, 1991a:39)。

本世紀中葉以前，區域地理學一直以其綜合性，而與系統地理學的解析性呈現既對立又互補的關係(註1)，形成區域描述與區域分析之間的張力。Hartshorne將古典區域研究的分布學觀點詮釋成地區差異，強調區域研究的主題在於現象的地區差異(areal differentiation)，區域因此成了「萬千現象的容器」(containers of an endless variety of phenomena)(Agnew, 1989:122)，在不經意之間開啓了後來的區域整合之契機。

(二)區域描述

西方區域地理研究的源頭之一，是大發現時代不同學科對特定地區研究之彙總。在此種研究取向的支配下，以百科全書的方式來彙編地方素材，成為此一時期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因此，古典區域研究是以分布學為基礎，產生了許多對自然地景及人類活動有系統的記載。「這是一種很澈底的實徵論者(empiricist)(註2)，蒐集資訊並當成事實來呈現，特有的方法論包括用地圖來呈現素材」(Johnston, 1986b:7)。

十九世紀後半，現代地理學創建以後的西方地理學發展，基本上還是築基在對包括自然環境及地表人類活動在內之地方素材的蒐集與整理，以因應資本主義全球經濟體系之成長及殖民擴張之所需。地理學者主要的任務依舊是對於不同地方之相關事實等素材的發掘與組織，以達成區域地誌式的綜合 (regional chorographic synthesis) 之最終目標，且透過現代化教育體系的建立而將研究成果帶入國民基礎教育的環節內 (Pudup, 1988; Johnston, 1986b:6-7; Grano, 1981; Martin and James, 1993:142-3)。

(三) 區域分析

受達爾文天演論的影響，自然主義科學 (naturalistic science) 逐漸抬頭取代早期之目的論 (teleology) 時，知識體系也因科學的專業化而分裂。讓地理學有「科學化的研究方法」就成為現代地理學創建時的當務之急 (Livingstone, 1992: 177-215; 陳正祥, 1960:13-4)。一如本世紀初德國地理學者 Alfred Hettner 在不滿意「長期以來，地理學甚至幾乎只是一種“記述特性的”科學，只認識個體事實」(赫特納, 1983:247) 的情況下，認為「地理學不應是關於各種不同事物的地區分布的科學，而應是關於[事物如何] 充填空間的科學」(赫特納, 1983:143)，因此，地理學「在作地區研究時，不但要有描述，而且要有解釋。如何劃分地區，該是地理上的一個大問題，而實地觀察，就是地理方法的根本。所謂一般地理學(地理學通論)，是地表各種地理現象分布的系統研究；所謂特殊地理學(即地理學各論)，就是各地的方域誌[地方誌]。」(泰勒, 1957:173)。

簡言之，Hettner 指出了傳統區域研究取向 (regional approach) 包括區域的概念及區域地理兩大課題。但往後地理學的發展卻指出，在區域概念這個課題上，主要的問題在於是否能將區域視為一實體 (real entity)；而在區域地理這門利用區域的實質地理分科之課題上，則因不同時間、不同國家均各有其對區域地理的界定，導致這門學科的研究主體究竟為何、以及地理學在科學界定位為何等問題的出現 (Stern, 1992:1437, 註3; Unwin, 1992:98-101; Cloke, Philo and Sadler, 1991:10-1)。

為了解決區域地理在方法論及理論上的論戰，1939年美國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史無前例地在其第29卷3/4期合刊上刊登了 Richard Hartshorne 的〈地理學的本質〉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註3) 一文，這篇長達491頁的文章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英文地理文獻中的重量級哲學與方法論鉅著 (Hartshorne, 1961 [1939])。Hartshorne 在書中將古典區域研究的分布學觀點詮釋成地區差異，強調地理學研究的主題在於現象的地區差異 (areal differentiation)，因此地理學就被界定為對「地區差異」研究的科學，區域研究即為「在區域單元中組織地理知識」(Hartshorne, 1961 [1939]:444)。此種區域地理的觀點一直支配了美國地理學界，直到1950年代。易言之，骨子裡具有例外主義 (exceptionalism) 哲學色彩之實徵主義所構成的區域論 (regionalism)，支配了二次世界大戰前之英美地理學界 (Johnston, 1991b: 286; Harvey and Holly, 1981)。

在被界定為對「地區差異」研究的區域研究取向中，如何「在區域單元中組織地理知識」一直是一個頗有爭論的議題。區域地理的研究「基本上是一門描述的科學，是關於描述和解釋獨一無二的事例」，因此，Hartshorne 借用 Franz Heiderich 的話特別指出，區域的描述和解釋「並不僅僅是一種停留在事物表面的外部描述，而是……在於借著綜合理解一切從分析事物特點學到的東西」(Hartshorne, 1961 [1939]:449)。區域的研究是希望能夠做到「解析的綜合」，以整合為手般來達成解析的目標，致使區域地理所展現的往往卻成了在區域的共同基礎上進行系統條列式的分析。

相形之下，本世紀以來也有德國地理學者另闢出了地景的蹊徑，取代早期成爲分布科學 (chorological science) 的區域研究。1906年德國地理學者 Otto Schlüter 在慕尼黑的就職演說中引用 J. Wimmer 的想法，將地理學視爲一種「地景科學」(Landschaftskunde)，並在德國廣爲學者所接受(註4)。同時 Schlüter 又認爲，唯有將地理學的研究主體界定在地表可以被人類感知的部分(即所謂的地景)，地理學本身才有所謂的「邏輯定義」(logical definition)。Schlüter 並採用歷史地理學的方法來分析地景，將地景區分成原始地景(Urlandschaft)及文化地景(Kulturlandschaft)二類，探討由原始地景變遷至文化地景的歷程(Martin and James, 1993:177-8; Elkins, 1989:25-8)。

地景的德文 *Landschaft*，除了指「地表可見之景觀」這個意義以外，另外還具有「多少呈現均一之特定範圍的地域」的意義(註5)。Schlüter 的文化地景之概念，又和法文的區域一詞相近(Martin and James, 1993:199)。透過這個意義相當紛歧的概念，可以用視爲一種具體實存 (concrete reality) 的地景，來取代單純智識建構 (intellectual construct) 之區域 (Hartshorne, 1961 [1939]:263; Hartshorne, 1959:30-32)，擴充了原有區域一詞的內涵。藉由對區域內可見與不可見現象之研究，進而詮釋小範圍內或多或少近似均質的地景呈現的思想，不僅發展成歐陸的地景地理 (Landschaftsgeographie) 學派，並影響了二次世界大戰前之德國地理學界 (Martin and James, 1993:178-9; Elkins, 1989)。

四 區域整合

十九世紀至本世紀初，英語世界之地理學內的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之別已漸至壁壘分明的程度，因此也有地理學者試圖進行整合。美國地理學者 Carl Sauer 即遵循著歐陸地景地理學派的傳統，認爲地理學係築基在結合地景 (landscape) 之上的自然與文化要素之實存 (reality)，將自然地理視爲在提供人類活動之背景上扮演著關鍵性角色。透過對導致地景變遷之歷程 (processes) 的研究，來整合人文地理與自然地理 (Unwin, 1992:95-8; Johnston, 1991b:45-6)。透過 Sauer 劃時代的鉅著《地景形態學》(*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1925)，德國的地景概念被正式介紹入英語世界的地理學界，同時讓 landscape 成爲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地理學界用語中最重要的一個字 (Hartshorne, 1961 [1939]:149, 155)。

然而對 Sauer 而言，地景多少是區域或地區的同義詞，是實證科學研究的對象 (Bourassa, 1991:2-3)，並且呼應著 Hettner 的看法：「景觀的確立和對地表的區劃是我們關於地表的科學知識的表現」(赫特納, 1983:321)。通過對地表可見之地景的研究，由顯而易見的空間關聯 (spatial association) 而非若干隱而不彰的因果關係，來建立現象間的結合，地理學可以成爲一門實證科學 (Gregory, 1978:28-9)。後來美國的地理學者改用區域、地區、或環境來取代原來 Sauer 在地景一詞中對區域或地區的用法，地景一詞一般則窄化到文化地景的涵意 (Bourassa, 1991:2-4)。

另一方面，伴隨計量革命之同時，區域科學 (regional science) 的創建即築基在實徵論 (empiricism) 與實證論 (positivism) 之上，在空間的這個共同點上整合不同的領域，以解決日益凸顯的區域問題。經由美國經濟學者 Walter Isard 的倡議，1954年12月在美國的底特律成立區域科學協會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並出版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與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1958年 Isard 並在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成立區域科學學系 (Department of Regional Science)，接著 Cornell University 亦跟進，隨後並在全球各地形成所謂的「區域科學運動」(regional science movement) (Martin and James, 1993:443-4)。

有鑑於傳統社會科學的不足，區域科學希望在區域的基礎上整合不同領域的研究成果，「採用不同的解析與實徵研究之組合來研究具區域或空間向度的社會問題」(Isard, 1975:2)，以解決新舊區域問題。在地理學的基礎上，「針對區位、區域及空間問題，加入深度的解析」(Isard, 1975:3)，自古典空間理論著手，大量借助諸如一般系統理論 (general systems theory) 來整合區域資訊，希望能夠透過「綜合的解析」，以分析為手段來達成整合的目標，做到「對影響有意義之區域或區域體系的發展之政治、經濟、社會學、文化及心理因素的綜合(整合)分析 (synthesized (integrated) analysis)」(Isard, 1975:5)，所展現出的區域科學則是在區域的系統性分析上，緩慢朝向一個建構整合性之新古典理論的遙遠目標邁進。

在區域科學運動進行之同時，地理學界如 W.D. Pattison (1964) 亦提出了地理學內的地區研究傳統 (area studies tradition)，以區域的基本特徵為其研討的核心。Edward J. Taaffe (1974) 在其對美國地理學家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的演說中指出地理學研究所持的觀點之一是區域整合觀點，其特性在整合地表上的各種現象。Peter Haggett 所提出地理學的主要研究領域之一即區域複合體分析 (regional complex analysis)，用以整合空間分析及生態分析的研究成果 (Haggett et al., 1977)。包括透過區域差異建立適當的區域單位，再進而研究各區域間的交流與聯繫。

傳統區域研究方法的發展

(一) 實徵論

傳統對學科的界定，即根據學科所關注於實徵的事實 (empirical facts) 之焦點所在來區分，因此多數學科的源頭均始於伴隨著十七世紀以後崛起之實驗科學 (experimental science) 而出現的實徵論。以分布學為基礎的古典區域研究自然亦受實徵主義的支配。西方區域地理之父 Carl Ritter 即認為地理學必須是實徵科學，擔保真理的基本原則「是持續從觀察到觀察，而非從意見或假設到觀察」(Hartshorne, 1961 [1939]:54; Unwin, 1992:77-8)。本世紀初德國地理學者 Alfred Hettner 即指出「像每種科學一樣，地理學的任務也是如實地理解現實」(赫特納, 1983:243)。

「實徵論研究取向的認識論係透過經驗來獲得認知，其本體論是我們所能經驗的事物即存在之事物，其方法論則僅要求對經驗之事實予以呈現」(Johnston, 1986b:5)。對實徵的世界觀而言，知識源於直接的經驗，亦即源於感官，尤其是視覺之觀察，其方法論強調精確的觀察與報導，咸信「事實本身即會說明」。因此實徵論所處理的不是無序素材的呈現，而是在一個大眾均有共識並默認的概念架構下處理資訊 (Johnston, 1991b:31)。對傳統區域地理而言，是指在界定自然環境是主要支配人類行動類別的架構內，來蒐集與記錄素材。

(二) 景觀論

現代地理學對區域地理的改造，一如法國的 Vidal 學派，也是從取經自「自然科學的分類學之夢 (taxonomic dream) 開始，而無可避免地走向描述之途，然後地理學者發現他們所面對的地景：空間的可感覺與可見部份」(引自 Thrift, 1994:207)。基本上，景觀論指的是對特定地區之地景形貌 (form) 的研究，可以窄化到單純的形態學 (morphology) 研究。此外，德文 Landschaft 一詞的雙重意義，使得地理學者專注於小區域之研究。Schlüter 對地景的界定為：在地區內，人所知覺的所有衝擊，包括人類在內。經由對區域內可見與不可見現象之研究，探討該區域呈現不同之特色 (features) 間的互相關聯，進而詮釋小範圍內近似均質的地景呈現 (Martin and James, 1993: 177-8)。換句話說，「每種地景均是動態的結構，是在整個地圈 (Geosphäre)

內特定屬性(specified quality)的事物—地區—時間(Sach-Raum-Zeit)體系」(引自Martin and James, 1993: 179)。

文化地景的研究，即要有描述，也要有解釋(Elkins, 1989: 26-7)。用Sauer自己的話來說就是：

地理專長是對地景(可技術性地稱為地表之內容)的觀看與思考。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只侷限在視覺上顯而易見的事物上，而是要試著去記錄景色(scene)的細節與組成，提出新的或疏忽掉的質疑、證實、項目或要素。(引自Unwin, 1992:98)。

㊦ 實證論

實證論一詞源於法國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對十九與二十世紀的思想家影響頗大——尤其是本世紀初在維也納學圈(Vienna Circle)許多學者進一步發展而有科學實徵論(scientific empiricism)之稱的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進一步強調實徵主義與能證實原則(principle of verifiability)(Unwin, 1992:215)。實徵主義認為觀察是與真實世界之現象唯一的直接連繫，真偽的判定可以直接由現象本身，而無須假手於理論的陳述。因此實徵論便成為實證論(positivism)的根本假設。

孔德認為各種知識領域或學科的發展均會歷經宗教式或想像式(theological or fictitious)、形上學或抽象式(metaphysical or abstract)、以及科學或實證式(scientific or positive)三種不同的階段。當發展至最後實證階段時，人類對不同現象肇因之解釋已從前兩階段仰賴超自然之事物或抽象力之支配，進展至尋求法則的層次(Unwin, 1992:31-2)。因此實證主義認為科學是唯一有效的知識形式，可觀察的事實是知識唯一可能的對象。

「實證主義研究取向(Positivist approaches)的認識論也是透過經驗來獲得知識，不過對經驗的要求卻築基在受大家均認可之可以驗證的證據上。其本體論是在大家均同意之事物，其方法論則在於對事實之陳述的驗證」(Johnston, 1986b:5)。易言之，其目的不僅在於描述，同時亦在解釋，透過定律的尋求來解釋並預測；就地理學的脈絡來說，亦即不僅在於顯示什麼東西在那裡，同時也要說明為什麼在那裡。實徵科學涉及資訊的蒐集與報導，實證科學則涉及進一步利用資訊來產生某種特別的預測。個別的事件被視為是某種通則運作下的例子；通則或定律所具有的可預測性，則可進一步應用到對現象的操控上(Johnston, 1991b:31-2)。

長久以來，區域地理的方法論背景均甚薄弱(Thrift, 1994)。所以遲至1960年代開始，一些受實證論影響的地理學者才嘗試借助實證論來改造區域地理學(註6)。例如Brian J.L. Berry試圖透過計量方法重塑區域地理，自區域分析的觀點進行區域的整合，將傳統的區域地理帶回到當時流行的實證論洪流中(Berry, 1964)；而Peter Haggett則自幾何的角度，將區域解析成不同的幾何要素，構成所謂的空間結構(Haggett et al., 1972)，不經意間竟或多或少闡合了本世紀初法國地理學者Vidal de la Blaché的話：「現代版的區域概念與工業有關：它與工業都會是聯繫在一起的」(引自Thrift, 1994:209)。而受孔德名言「*Prévoir pour pouvoir*」(能夠預測才是能夠控制)號召的地理學者，甚至在1970年代初發展出「區域預測」(regional forecasting)，以趕上實證的潮流(Chisholm et al. 1971)。

傳統區域研究的困境

……環繞在進行區域地理的付諸實行上，可以發現今日人文地理的大多數重要問題。乞靈於區域地理並無法解決這些問題，不過卻可以讓我們關注這些問題，同時在關注的過程中，知道待努力的地方還有多少。

Nigel Thrift (1994:200)

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地理學基本上係採年表式 (chronological) 與敘述式的 (descriptive) 實徵研究取向 (Johnston, 1984:1)，由地誌式描述 (chorographic description) 所構成之區域綜合普遍被認為是地理研究的最終目標，區域研究幾乎就等同於地理學研究。地理學者的主要工作便是發現及收集與地方有關的事實，不論這些事實是地形、生物、文化或經濟，最終目標便是一種區域地誌式的綜合 (Pudup, 1988)。對當時的地理學者來說，地理學基本上是殊異性 (idiographic) 的，透過地理描述及田野工作，在對個別景觀研究中整合自然及人文地理。產生了許多對自然地景及人類活動有系統的記載，但卻缺乏整合性的綜合，成為「缺乏結構性解釋的通則」 (generalization without structured explanation) (Johnston and Gregory, 1984:110; Johnston, 1991b:42)。

更極端的如法國的區域研究，大量區域現象描述的增加反而減少了對現象的詮釋，地理學者「忙著蒐集更多的磚塊，而不是建造更好的橋樑」 (Thrift, 1994:209)。同樣的情形在城市區域的研究尤其嚴重，例如1920至1930年代間，北美的地理學者忙著依社會學的芝加哥學派之城市模式進行研究，在忽略民族誌卻只採形式化 (formalisation) 的研究取向，致使1940至1950年代的城市區域研究幾乎完全淪為區域的界定。1960年代某些地理學者的研究中，界定區域之公式的研究甚至取代了區域研究的本身。此種對簡約化的訴求導致了「區域的滅亡」 (Thrift, 1994)。

儘管在1930至1960年代之間，區域地理的概念為大部份人文地理學者所採用，但其並沒有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區域描述方法。方法論上的爭議也多簡化為對立的二元論，如殊異性 / 律則性 (nomothetic)、系統性 / 綜合性、功能的 / 形式的……等等 (Thrift, 1994)。不論是Hettner或Hartshorne都沒有令人信服地解決有關區域綜合的方法論問題 (Jensen, 1988: 61)。更無法與其它社會科學就方法論或其它層次相互對話。從自然主義 (naturalism)、人文生境學 (human ecology)、環境決定論、以至簡單的生物類比 (biological analogies)，區域地理的著作較少觸及社會或文化領域之概念化層次的問題 (Thrift, 1994)。

因此區域地理在1960年代始，便飽受各方的批判。批評之一係認為此研究取向中的地方觀念 (parochialism)，是一種十八世紀的區域概念。如Schaefer 批判傳統區域地理對獨特性的研討，而認為地理學應是關切一般化。批判之二則是認為傳統區域地理由自然景觀描述到文化景觀，企圖重建一個隱蔽的環境決定論 (Johnston, 1994: 510-512)。因此後來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傳統的區域研究對當代地理學並無實質的貢獻 (例如參見Brookfield, 1984; Eliot-Hurst, 1985; Grano, 1981)。

Hartshorne與Schaefer在地理學方法論上的論戰，促使區域研究由敘述式或殊異性區域研究取向轉向通則化或律則性系統研究取向，並進一步塑造傳統區域研究明顯缺乏「科學方法」之刻板印象 (Cloke, Philo and Sadler, 1991:10)。

隨著資本主義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快速發展，生活方式的改變，使得法國在1950年代及1960年代之間，植基於傳統農業社會之區域地理呈現沒落 (Claval, 1984:22-3, 26-7)；戰後英國的區域地理在1950年代亦呈現類似的沒落 (Johnston and Gregory, 1984:110)；而德國古典的歷

史-形態研究取向 (historical-morphological approach) 則讓位給戰後新興的功能論研究取向 (functionalist approach) (Lichtenberger, 1984:163)；在美國，有地理學者「獨立宣言」之稱的《地理學的本質》(The Nature of Geography) (1939) 一書，則正遭受議論 (Mikesell, 1984:185)，均促使不同國家之若干地理學者重新思考傳統的區域地理。

因此，1960年代初諸如Berry (1964) 即試圖透過標榜「科學的」計量方法重塑區域地理，由「地理矩陣」(geographic matrix) 的新瓶包裝上Hartshorne 的舊酒，來使區域整合獲致一種方法論的統一 (Johnston, 1991b:82-5)。

受十八世紀歐洲啓蒙運動的影響，受實徵論研究取向支配的古典區域地理研究係將區域客觀化成一種科學研究的對象，用去中心化之普遍主義 (decentered universalism) 觀點來處理區域，自現代科學的四海一家觀點 (cosmopolitan perspective) 來研究地方。因此在十九世紀便遭受諸如強調中心化的特殊主義 (centered particularism) 觀點批判其對多樣生活方式的化約 (Entrikin, 1991:1-3)。計量革命對傳統區域地理所形成的衝擊，是借助邏輯實證論進一步將地理學主流的研究取向由全觀法取向 (holistic approach) 推向化約論取向 (reductionist approach) (Stein, 1992:1431-2)；並透過對區位獨特性 (uniqueness) 概念的批判，指出區域主義者 (regionalists) 的錯誤 (例如Bunge, 1966)。然而在實證論影響下的傳統區域研究，卻快速地由「缺乏理論之區域的地理」淪為「沒有區域之理論的地理」(Johnston, 1991b:248)。

隨後，一方面是有許多學者繼續從事傳統區域地理或專注於某一系統分科的研究；另一方面，許多計量革命的擁護者開始反省此一典範的限制。在1970年代早期，區域研究與空間科學的爭論達到僵局的混亂時刻，此時缺乏一個無所不包的新典範，地理學在實質研究及方法論上呈現出多樣性。而在此多元主義之下，傳統區域地理學者企圖再主張區域地理的重要性 (註7)。

因而，1980年代研究的潮流又轉回到區域之殊異性的特性上，致使對地方之研究崛起，區域地理亦顯出有東山再起的趨勢。例如1981年及1984年的兩位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會長就職演說 (Hart, 1982; Lewis, 1985)，即代表了許多學者為傳統區域地理復興所作的努力。John Fraser Hart認為綜合的學問是地理學者之藝術的最高形式，描述性的區域綜合相較其它典範更能界定出獨特的地理研究對象及方法。雖然他承認區域地理和系統地理同等重要，但仍認為區域地理是一種「生動的全集」，可作為一個學科結合的主題，因為區域地理將因系統專業化而分散的世界予以整合。而P. Lewis則呼應Hart的看法，認為綜合描述為地理學問的主要方式，提出「回歸根本」(back to basics) 的主張。他建議使用所有必需的分析工具來達成所謂的「智識描述」(intellectual description)——一種超越美學的描述 (Hart, 1982; Lewis, 1985; Pudup, 1988)。

在區域研究的課題上，1980年代重新對區域地理感到興趣的另一來源，即視區域研究為將「空間結構予以社會理論化」時不可或缺者，可在概念上對社會科學有所貢獻。此種研究取向不同於傳統區域地理的復興，因為強調對個別地方之綜合描述的傳統區域地理學，會導致區域地理退回到地誌式的描述 (Pudup, 1988)。

“新” 區域地理學的出現

近二十年來經濟和社會變遷包含了顯著的地理再結構，而突顯出地方和區域的重要性。此外，對文化議題及人類施為 (agency) 地位的強調，以及經濟地理與社會地理間有較多的溝通，也促使地方和區域重新獲得重視。此種趨勢又與近來盛行的許多理論取向 (從數學化的區域科學到某些型式的馬克思主義) 對特定性 (specificity) 的不敏感，以及對地理學者似已失去鑑識地方間差異，並深入分析這些差異之能力的憂慮有關 (Massey, 1993)。

(一) 人本與結構思潮的影響

1969年Torsten Hägerstrand出任區域科學協會會長時，在丹麥Copenhagen召開之第九屆歐洲會議(Ninth European Congres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上所發表的就職演說，即以〈區域科學中的人要怎麼辦呢?〉(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為題，來凸顯歐洲區域研究的人本色彩。Hägerstrand在文中開宗明義即指出區域科學是研究人的科學，並不只是研究區位。既然「區域科學自身的定位是一門社會科學，因此它對人的假設是關乎科學宏旨的(scientific relevance)」(Hägerstrand, 1970:7)。

1970年代早期，地理學者分別自認知心理學、政治經濟學及哲學等學科引進多種所謂「人」的模式，並促使1980年代早期有關時間地理學及造構理論(structuration theory)等學派的發展，以解決1970年代針對「人」所發掘出來的問題(Pile and Thrift, 1995:xiii)。同時在對人文地理學人文化有著迫切的需求下，則出現直接向實證主義研究取向挑戰的人本主義及結構主義二種不同的研究取向，例如人本地理學所揭櫫的「對區域生動描述」(Tuan, 1976:273)之區域地理。

1980年代中期，人本主義和結構主義學者對邏輯實證論的批判，為拒絕把地理學概念化為空間科學提供了有力的論證；然而，其主要重心仍在認識論的議題上，以不同的理論位置來關切知識的精造。人本主義研究取向雖然有其特殊的視角，且可提供甚具價值的洞察，但由於其困難度較高、參與者較少，以及其所招致的許多批判，因而似乎並未對人文地理學整體造成太大的影響。

相較之下，結構主義的研究取向(如早期的激進地理學與後來的政治經濟學)不但影響的層面廣泛，並且持續的時間亦長，誠如一位地理學者的描述：

人文地理學中政治經濟研究途徑的持久性與逸在性是非常特殊的。在街上所遇見之年輕或現在不太年輕的地理學者中，他們的研究極可能或多或少與政治經濟學中的問題、理論或爭論有關。就好像整個學科的成員都已加入了勞工黨一般。(Barnes, 1995: 423)

另一方面，來自社會科學的其它領域之學者，如Anthony Giddens、P. Bourdieu、A. Touraine、R. Bhaskar……等，發展出所謂的造構主義學派(structurationist school)，嘗試以不同的途徑，超越傳統社會理論中的施為與結構之間的二元論(dualism)，將焦點關注在社會理論及社會生活之中，以造構理論來統攝人類施為，而將行動放回時空關係內來考量其社會互動的構成，強調人類施為與社會結構在時間與空間中的互依(Thrift, 1983; Gregson, 1986)。

這些形形色色的理論為地理學提供了一個非常破碎的架構，因此便需要找到一種能夠全盤解釋社會科學中種種有關獲致了解之方法的方式，諸如實在論(realism)及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取向因此便迎運而生。實在論想要提出一種可以用以了解近二十年來之許多不同哲學的後設理論，後現代主義則拒絕這種可能性，而是鼓勵一種可用以解釋這些變化的心靈態度(Unwin, 1992)。

(二) “新”區域地理學

在傳統區域地理復甦的同時，現代學術研究在方法論上亦呈現多樣性的發展。地理學中開始出現了許多與傳統區域地理截然不同的區域觀點或區域研究方法，有的學者則總稱之為「新區域地理學」。

「新區域地理學」此一名詞雖很早即由一些學者所提出，但其確切的意義及內涵迄今卻並

未獲得一致的共識。有的學者則是以「重構區域地理」(reconstructed regional geography)來代表區域地理研究範疇內的新發展(例如Thrift, 1990, 1991, 1993),甚而有些學者則堅決反對利用「新」、「舊」的二分方式來作流於粗略的劃分。A. Gilbert則認為自1970年代中期以後的區域地理學發展乃是對近來社會理論發展(特別是施為在結構中的角色)及改變中社會目標(加強雜異性)的回應,而可將之視為是一種「新區域地理學」(Gilbert, 1988)。

儘管在名詞的使用上有些爭議,但所代表近年來對區域與地方概念的轉變及重視的內涵卻是無庸置疑的,或許可用「地方與區域研究」此一包含較廣的名詞來涵括此類研究的發展。

近十年來地方與區域的概念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而且不僅限於地理學者。

例如社會學者Roger Friedland曾說到這是個「地理的時刻」,並認為地方是「現代人類學理論中的一個問題」,以及是「在社會理論中一個有用的概念」。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概念常在社會科學理論的探討中出現。

(Entrikin, 1994:227)

地方和區域的概念,雖然有不同的意義與強調的重點,但有一些共同的主題。可以從「文化的觀點研究地方的意義」,以及「以社會力量建構一個地方」兩方面來加以討論。與昔日地理學區域傳統不同之處在於:由昔日「了解地方本身」轉向「將地方視為一個社會和文化的類目」,因此主體和自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在許多對種族、民族、性別、階級以及那些關切現代與後現代的研究中,地方是被視為有意義的(Entrikin, 1994)。

(三)批判性的區域觀念

當面臨一般模式無法涵蓋複雜現象的問題時,地理學者開始將地理系統及社會結構視為是地方化的,並且重新檢驗地方的特定性。近來區域研究的觀念也和傳統的區域地理有所差異,而可概略界定出三種具批判性的區域概念(Gilbert, 1988; Johnston, 1991b, 1994):

1. 區域視為資本主義作用過程的地方回應:將區域定義為「在一特定地方與時間中生產關係的具體關連」。其所追求的目標乃在參酌政治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地理學中的概念,而利用新的方法來了解地區性差異。特別注意當代資本流通的易變性及領域生產複合體的動態。例如Harvey強調不均發展在回應與再建構資本主義社會關係時具有地區性的差異。

2. 區域視為認同(identification)的焦點:定義區域為「一個族群和個別地方間一組特定的文化關係」。居民對他們的共同文化及與其它族群之間的差異有所警覺,並具有獨特界定自己族群的方式。區域是象徵地專屬於此一族群的部份空間,並且是他們認同的組成要素。此乃從事文化分析的法國學者所特別強調,他們認為區域是藉由文化認同所創造的。在社會關係中,文化是區域研究的主要對象。此種區域概念所強調的是一種地方感及一種透過對地方象徵建構而來的歸屬感。這種現象乃參酌的人本主義地理學的概念,而後受晚近復興的文化地理中之文化理論及文化研究的影響。

人本主義的概念主要是著重在由地理學者的觀點轉變為居民的觀點,主要的關切是主體、經驗與意向。區域是人類創造的概念,是一個心理現象,而定義區域是一種依附特定空間的意義載體。法國學者則強調區域的集體意義,種族之中及之間的關係是區域研究的主要對象,特別是一些有許多種文化共存及衝突的區域。此種研究取向具有傳統地誌學所沒有的文化概念:昔日利用物質文化差異來解釋地表上的區域差異,視文化為區域遺產;今日區域的文化分析並不如如此關切物質環境,採取一個社會建構文化的觀點,而視文化為社會關係的例證。注意的焦點乃置於象徵景觀的分析、區域政治文化的組成、及面對區域外遙遠的決策及作用時,對獲致地方及區域認同的努力。

3. 區域視為社會互動的媒介：社會中權力與宰制所扮演的角色，是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區域此一媒介在社會關係生產及再生產中扮演著基本的角色。焦點是置於在社會中連結個人與群體的關係，關切社會生活的所有面向，從經濟到文化與象徵。他們的論證是一種對區域的政治觀點。英語語系的學者視區域為「地域」(locale)；法語語系的學者則視區域是「領域」(territory)。

英語語系學者的取向植根於建構主義學派，其中心命題是社會關係乃是在時間與地方中所結構的，其前提是人類行動與社會系統之間固有的關係及結構的二元性。例如 Thrift 視區域為「人類施為與社會結構相遇的地方」，區域是由「許多不同互動背景」所組成的。不同地域的特定交錯有助於結構互動的錯綜複雜、個別時間與空間的特定性，以及生活即是相遇的感覺。

法語語系的學者則認為地理學的目標是領域性的分析。而領域性分析乃界定為資訊(知識與實踐)得以傳送與再製的關係網路，「社會行動者(個人與群體)之間的互動想要改變人/社會/自然的關係」即為這種地理學的對象，其焦點置於互動發生的空間網路。許多法語語系的地理學者，特別在魁北克地區，大多同意視區域為領域的概念。他們認為社會互動的區域特定網路乃是造成區域差異的主要因素，並說明擁有權力大小不同的個人與群體是如何藉由這些同時特定化及結構他們的網路所媒介。

馬克思主義、文化認同與互動論等觀點之間雖有所差異，但以上三種研究取向都認為區域在社會生活的建構及導引中具有深層的意義，同時他們也都強調區域組成的偶然性與脈絡性。

新區域地理學的主要議題

(一)一般性與特殊性的問題

地方與區域長久以來即是地理學研究所著重的主題。不論是地理大發現時期對新世界的描繪、以分布學為基礎之早期百科全書式的區域敘述彙編地誌、或地區差異的研究等等，地理學一直都是以「對真實地方與區域的關切」，而偏重於區域現象的特殊性，來展現出學科本身異於其它學科的特質。然而古典區域地理研究的重描述與解釋，而不重理論及預測，強調特定性而不強調一般性，在自然主義科學之「科學化的研究方法」盛行之時，便遭受許多批判，而轉向到偏重區域的一般性現象。

早在十九世紀末時，即有許多地理學者嘗試要解決此種「一般性與特殊性」間之辯證的問題。例如 Alfred Hettner 以十九世紀德國的歷史學者認為歷史學屬於殊異性的研究，經濟學則較偏向研究律則性的特質，而堅持地理學應同時具有殊異性及律則性的特性——因為如果強調一般性，則那些現有模式所無法解釋的資訊就變得不相關；反之，如果強調特殊性，則會喪失由理論推演而來的豐富詮釋 (Martin and James, 1993:173-6)。另一地理學者 Baron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也想以「不同大小的地區應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來化解此兩者間的對立 (Martin and James, 1993:197-8)。但是這些陳述都僅止於概念的宣示，並未真正提出具體的解決方法。

歷經 1960 年代的計量革命之後，化約論取向的區域研究在過於強調律則性的特質而忽略區域之殊異性的特性後，不僅反而導致地方研究內涵的消失；同時新的區域研究典範亦面臨許多包括技術與概念在內之問題均無法解決的困境。例如，區域科學亦僅止於改用計量與實用主義的敘述方式，取代原來人本意識濃厚 (humanistic appreciation) 的區域描述，區域一詞反而成為許多空間科學著作中讓量化手段合法的託辭 (Johnston, 1986a:137-8)。地理學的研究重點主要是放在地方和區域以外的東西，如過程、系統、結構、理論、意識型態、意象、模式、方法論、技術等等，這些進展雖有助於對地方的了解，但卻使地方不再成為地理調查的主要焦點，地方

經常被貶降為個案研究或例證說明 (Daniels, 1992)。

另一方面，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不僅空間沒被殲滅，區域差異反而成為資本主義成長的主要動力來源之一，成為批判馬克斯許多觀念的重要源頭。探討地域性 (locality) 或區域現象的特殊性的研究，又「重回中央」 (Thrift, 1994)。

(二) 客觀的世界與主體的經驗

在實證論的支配下，研究者所關注的焦點集中在可量度的現象。受實證論這種「可量度的研究才是理性的研究」之價值觀影響的研究者，不是忽略諸如不可量度之價值的課題，就是採取不需涉及量度使用的分析方法 (Sitwell, 1981:168-9)，區域研究亦不例外。許多涉及區域之主體經驗的課題，泰半因其不可量度性而被忽略；許多對區域殊異性的研究，亦因其不具備可量度性而被視為不科學的。

Entrikin 認為目前對地方的研究與傳統的不同之處，即在於目前較重視對地方的主體經驗。如此一來會增加地方與區域研究的豐富性，但也會帶來因同時關切主觀與客觀真實而導致邏輯上的複雜。「要了解地方，我們必需同時追求客觀與主觀的真實。從理論科學家來看，地方是一個客觀的區位；以主觀方面來看，地方僅在當個體或群體關切時才會具有意義。最好從這兩種極端中間來看地方」 (Entrikin, 1991:5)。「地方與區域作用於現代文化建構，即是處在「一致與特殊」、「客觀和主觀」等極端的範圍之內」 (Entrikin, 1994:231)。Entrikin 嘗試處於許多不同的地方概念之間，並認為「以獲取整體感與內容感的方式來了解地方，即是位於科學理論的客觀極端與深入了解的主觀極端之間」 (Entrikin, 1991:133-4)。

(三) 結構-施為的爭議

1852年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格言：「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8:121) 裡，從個人在社會世界的處境中，指出了結構/施為的二元論 (dualism) 問題。側重於結構的地域性研究，隱含了含混的結構主義；而強調施為的人本主義者，則具有將地方依附視為本質的問題。因此，Nigel Thrift 主張以一種「重構區域地理」 (reconstructed regional geography) 來面對此一問題，將人視為施為者 (agent)，將地方當作脈絡 (contexts)，將因果關係視為快速行動與慢速結構變化互動的重覆過程 (Thrift, 1991)。

相對於以實徵主義作為定向、以理論上中立之觀察當作地區描述之基礎的舊區域地理，Pudup 則認為「重構區域地理」的基礎建立在明確以區域作為一研究客體之上。區域是領域的實體，透過人類施為來生產、再生產及轉型。傳統區域地理對地方之研究，係因應學術分工而來的。在此脈絡下，區域是概念的便利之物，而非真正的地理實體。但區域研究應植基在地理差異的客觀地位。由於區域的歷史組成是連續轉變的，所以分析的焦點不是將區域視為一個可分類的地理客體，而是將焦點置於視區域組成一個動態的歷史地理過程。傳統的區域地理以地理差異為研究目標，在對空間科學的反動中，空間差異則是做為社會與經濟解釋的脈絡骨架；而重構區域地理則是將地方特定性作為社會經濟過程解釋中的一部份 (Johnston, 1991b; Pudup, 1988)。

Johnston (1991) 認為「重構區域地理」至少確立了以下幾種基本概念：

1. 社會過程雖然是一個整體，但是在特定歷史與地理狀況下操作的。對其了解需要對地理變異具敏感性。
2. 社會並非固定的現象，而是持續為人類行動所再創造的。因為這些行動發生在特定的歷史及地理脈絡中，故社會再創造也是同樣在歷史及地理上有所變異的。

3. 地方轉型發生在較廣泛的社會關係脈絡之下。
4. 區域並非是固定的領域區分，而是變化中的社會建構。

過去以「人/自然」的觀念來檢視區域，現今已為「人/社會/自然」的觀念所取代，因此自然史的模式不再適用於區域社會關係的研究。區域研究因此必須納入社會理論，以期能獲得新的解釋工具。而在社會科學中尋找適合解釋區域的方式時，將區域同時分析為結構與過程，便成為當代區域地理的典型之一。

在視區域為結構方面，新的區域概念都以結構的方式來界定特定區域的性質。愈來愈多的研究視區域同時是媒介和結果，因而拓展了視區域為結構的觀點。視區域為結構的特質在於：它是一個整體，不能還原為部份；它是以這些部份的關係為基礎，而非植基於這些部份本身。關係的發展是由整體而來，沒有了這些關係，整體也不能存在。

在視區域為過程方面，辨證關係的概念取代傳統的適應和演化概念。此一辨證的過程——區域制約社會和社會影響區域——創造了內部同質的思考和行動方式，而能區別出一個區域來。換句話說，區域本身就是一個過程，並強調社會中持續改變的群體間關係。近來的研究認為個別區域的存在是依賴某些社會族群在區域結構中的宰制，而區域的凝結是一個特定時間的現象，因為權力關係會持續地變化。

晚近的研究方法

(一)意識型態與方法論上問題

由數十年來人文地理學的發展歷程觀之，不論將地方與區域視為是一個社會或是文化的類目，新區域地理學的出現，除了與社會型態轉變有關（如資本主義社會的轉型）及反映整體學術思潮的趨勢之外，其實就是想要嘗試去回答過去所無法解決的問題，因此又與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研究取向的轉變有著密切的關係。

新區域地理學發展至今，仍有許多猶待開發的研究領域及議題，諸如對區域系統組成要素之間關係的了解、有關於區域發展之問題導向的研究領域、區域的文化認同及區域差異模式的建立等等。除上述各項研究領域之外，另有一個尚待開發的重要議題：即新區域地理尚未建立起完備的方法論。

不同之哲學和意識型態的觀點，會影響區域地理學者所使用的研究取向 (approaches)，而導致區域地理分析和描述的不同結果。而目前較明朗的趨勢是：馬克思、組織 (institutional)、行為、新古典、人本與其它觀點等，彼此之間的差異已大幅降低，而轉為「解釋的」和「結構的」之間的差別。每一種對區域的描畫都是不完全的。它降低、放大、簡化與選擇一些被認為是重要的因素。在區域地理這種具體的學科中，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過程。甚至作者在參與讀者的興趣和知識後，也會影響作者所作的選擇。方法論的反映，包括評估作者因意識型態立場而產生的影響，對區域最終的描畫與選擇區域特性的方式來說是重要的 (Johnston, 1990)。

我們仍尚未處理「地理學研究利用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論」的事實。這個事實對我們在理論與方法論的選擇上所帶來的影響，尚未給予充分的考量 (Johnston, 1990)。近年來已有許多學者針對此點作了一些反省，如 Entrikin 認為「地方和區域是社會地生產及建構」，已成為許多批判人文地理學者慣用語，對社會互動的特別強調當然說明了地方的一個重要面向，但卻也隱藏了地方的其它面向。此一在地方及區域的討論中對社會的先入為主觀念，造成了以一種社會化約論取代舊日的自然化約論，將地方的多種向度簡化成單一的社會空間向度 (Entrikin, 1996)。

在近來有關地方的文獻中，自然地理部份大多被忽略掉。若將地方視為是社會與空間交織

根本核心。

而成的，而不視其是土地與生活的交集，則會造成世界自然面向的喪失。確認地方的自然形式與特徵，將有助於矯正將地理的想像視為是一種純粹主觀能力的看法 (Daniels, 1992)。

對新的區域地理來說，在了解地方時，地理學內的其它領域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將焦點置於地方/地域/區域，僅是一個專業而全能的地理學者所應具備的面向之一。建構一個地域的概念，或是了解任一特定的地域，是一個理論的挑戰。意謂著須結合地理學內不同分支所獲得的許多系統性之了解 (Massey, 1993)。

在研究方法與技術方面，新舊區域地理間存在著描述分析之方法和技術的差別。除舊的技術如視覺的視察、描述和調查等，並加入了多種來自社會科學的描述和分析。這些技術使得調查者可在所有分析層次上，確實認清研究的主體。然而到目前為止，尚未有完整關於區域描述和分析的指導方針出現。認為描述和分析應同時運用於個人以及群體層次上的看法，愈來愈得到共識。傳統統計技術，可藉由參與觀察、詮釋-內容分析與其它相似的技術來補其不足之處 (Johnston, 1990)。

(二)綜合與歷史方法的更新

區域地理學者經常採取分析與綜合兩種研究取向作為了解區域的互補方法。分析雖包含對空間中特定社會關係的選擇與深度調查，但比不上專為區域地理特有的綜合之法。(因為文化、政治與經濟過程一起形塑並結構了特定區域，唯有透過研究它們的相互關係才可發覺出區域的特定性。)過去由 Hartshorne、Sauer 至 Vidal 都認為地理學者應選擇對該區域有意義的地理事實，但此種選擇性的綜合卻無法達成既定的目標，而淪為描述性研究。然而，區域社會地理提出了一種新的區域綜合形式。植基於特定理論，並承認這些理論前提的方式與對主題和類目的選擇方面都是首創的。這些研究經常利用一章或一章以上的篇幅，來說明可支持其綜合的理論，並解釋其主題的選擇。此即是利用一種「理論的註釋加上解釋的說明」方式來進行區域研究。

新的區域研究取向處理尺度的方式，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近來區域地理有一個普遍的觀念是：掌握地方特定性即是去說明不同的社會過程會創造出不同尺度的空間差異。區域綜合應該將對區域的解釋視為是不同尺度互相連結的產物。區域特定性是來自不同尺度過程的互相連結，並非必然是互補的，反而常常是敵對的。其中隱含了一種在一般及特定分析等級中連續移動的方法論，相關的工作便是去區別其中的偶然與必然關係。

因為區域特定性是過程的產物，故歷史的方法是區域地理的基礎。雖然地誌學方法的基礎即在於將過去予以再組織，但目前區域研究所運用的是一種新的歷史方法。傳統地誌學方法的基礎是時間與變遷，其興趣在於將地區內容的改變視為是文化形式的一種連續。這是一種發生論科學 (genetic science) 的觀點，視地理學者的工作是對事件的順序予以解釋性的描畫，今日的景觀乃是以一種線性轉型的方式由過去景觀轉變而來。當代區域地理學者則拒絕這種發生論的研究取向。他們對於區域形成過程的新概念激勵了他們對歷史有著不同的利用方式，而確認時間的多向度性。(區域結構並非是與過去連續的，而是經常會隨時間調整的，並將焦點置於社會狀況演化的動態上；是處理一系列重疊的歷史，在區域中同時發展且互相連結。新的狀況並非僅是加在舊的之上，而是會和先前狀況互動，適應它甚而修正它 (Gilbert, 1988)。

(三)描述與敘事

地方概念重新在地理研究中獲得重視，部份源於一些方法論方面的革新。描述 (description) 與敘事 (narrative) 是目前有關地方研究的兩種主要方法，或可視為是傳統舊方法的改良。在描

述方面，主要是由純描述 (mere description) 轉變為更有力、精緻且具分析性的深度描述 (thick description)。深度描述是由人種誌而來，釐清文化儀式中複雜的意義層級或向度，從不同觀點加以詳細描述，將本文放在不同的脈絡中來看。可捕捉單一社會情節，又可揭露廣泛的社會議題。

深度描述與圖像學 (iconography) 之藝術史的方法關係密切，即對藝術作品中象徵意義的詮釋，地理學者將之延伸至對地方的詮釋。不僅是對地方的了解，而且也審查其所處的文化。不祇討論其獨特性 (uniqueness)，同時也強調其特定性 (specificity)。

敘事則將事實與關切 (人與環境間的意向性連結) 結合在一起，不僅只是一種年代記，而且也是由某些主題或議題而來的描繪事實。對一個地方敘事包含了描繪相關的對象與事件，「描畫」(同時具時間與空間意義) 出它們的意義。不祇是連接歷史地理變遷之大敘事與地方發生的事件，而且要說明地方中的歷史、寓言、講道與傳奇等，述說著有關故事的故事 (Daniels, 1992)。

在由「敘事」方式來建構地方和區域方面，乃是與詮釋學的傳統有關。不少學者致力於這種新研究方法之開創。如段義孚所述「一個大都市可將之視為一種政治 (本身即依賴具說服力的字詞) 與經濟字詞的建構物，就如同是由石頭所建成一般」；「雖然言說 (speech) 祇是將自然轉換成人類地方的動力之一，但言說可以獨立或幾乎獨立的運作」(Tuan, 1991: 685-686)。

在地理學與社會理論並進的同時，明顯欠缺了足以連結自然與人類活動之廣泛且具整合性的敘事。在關於特定地方及區域的敘事與對地方及區域理論性討論之間的鴻溝似乎愈來愈大 (Entrikin, 1996)。如 Murphy (1991) 即認為在「對區域的理論性概念化」及「在個案研究中對待區域的方式」之間存在著落差。並認為必須要探究人本主義觀點與結構主義觀點之間連結的方式，要明白地關切區域組成的動態及人本觀點的區域意識與領域性，以期能更具動態地呈現空間單位，而要達成這項目標則必須跨越傳統的學術定向。

四 實在論的影響

實在論涉及可觀察之現象與產生該現象之歷程 (processes) 間的區別問題，以彌補實徵論及實證論對實徵規律 (empirical regularities) 與因果機制二者不分的盲點 (Sayer, 1985)。不可見之社會結構的存在影響了個人的行動，而個人的行動則同時也受該不可見之社會結構的影響。行動既然植基於個別的社會結構之中，實在論者便試圖發掘社會中的結構及施為者 (agents) 二者間的關係。社會歷程在不同的尺度下運作，在試圖超越尺度的影響，來探討區域或社會的錯綜複雜時，不僅要釐清所觀察之現象與產生現象之歷程；同時，區域內難以捉摸的社會「事實」，以及所建構出知識的真實性 (plausibility)，必須在特定的社會脈絡下方能探討，沒有所謂的「客觀之真實」(objective truth) (Lawson and Staeheli, 1990)。

區域是不同歷程的極度複雜與異質性之集合體，然而區域研究的目的卻是在嘗試掌握此一複雜集合體的整體性。不論是區域的描述、分析或整合之研究均無法詳盡區域的各個面向。實在論者因此認為：

通常我們所最能掌握的是一幅不完全的圖象，即由集合體層次之描述性的通則化 (例如人口與生活水準的變遷)，加上涉及基本結構與機制 (例如生產方式) 之本質的抽象理論、以及能夠顯示結構與機制如何聯合產生具體事件的少數深度個案研究 (可能不是十分具有代表性) 所組成。(Sayer, 1985:172)

(五) 實證論的發展

實證論對真實世界的化約程度其實和量度技術的發展有關，早期實證論僅能處理可以用少數變數描述僅包括少量組成之簡單系統，整個系統決定性色彩與機械式色彩濃厚。十九世紀之後在機率理論方面研究的發展，才促使實證論得以處理若干組成龐大、變數衆多、且組成或變數之間的關係微弱之無組織複雜體系 (systems of disorganized complexity)。不過卻遲至本世紀的五〇年代初期才由瑞典地理學者 Torsten Hägerstrand 引進地理學界，用來處理某些區域現象 (Hägerstrand, 1967)。

八〇年代以後在混沌 (chaos) 及協同學 (synergetics) 方面研究的進展，則使實證論有能力處理組成龐大、變數衆多、且組成或變數之間的關係顯著之組織的複雜體系 (organized complex systems) (Haken, 1988)。因此，隨著概念與技術的發展，實證論對真實世界的化約程度就日益降低。例如晚近來自協同學方面的研究就企圖在原來偏重於化約論取向的實證區域研究中，引進晚近在其它領域對「自我組織」(self-organizing) 的研究成果，將實證研究擴大成可以涵括全觀法取向的區域地理，以解決化約論與全觀論之論戰 (Stern, 1992)。

結 論

區域這個古老的概念，具有許多不同涵意。區域地理學一直以其綜合性，而與系統地理學的解析性呈現既對立又互補的關係，形成區域的描述與區域的分析之間的張力。在此由現代邁向後現代社會的時刻，地理學傳統的研究領域劃分方式已不再適合用於描述學科內外快速而多樣的發展，空間、人地與區域傳統並無法使地理學存在的正當性免於受到質疑 (趙建雄, 1995)。然而在地理學存在正當性受到威脅的危機出現後，地理學的未來應何去何從？藉由 Mills 「社會學想像」的啟發，地理學也已致力於自己的「地理學想像」——一種對社會生活中地方、空間及景觀意義的敏感性，並以此來確認出地理學能正當存在的根據。與以關切社會事物作為存在理由的情況之社會學相類似，地理學的特質或存在的正當性應與「落實在時空之中」(ground in space and time) 有著密切的關係。

對地方與區域研究的重視及概念的轉移，並不是使地理研究誤入歧途到一個「模糊之概念和態度」的領域，而是得以確認地理學研究的多種途徑和其可以成爲一種研究領域的理由。強調地方警覺或意識並非是要上升到虛無飄渺的境地，而是要開拓地理學想像的地基 (ground) (Daniels, 1992)。當區域已被重新界定之時，區域地理必然也要跟著重新界定 (Thrift, 1994:218)。

本世紀初的地理學者指出「地理學的、歸根結蒂是整個科學的目標，不是關於某些普遍性知識，……而是對於真正的現實的知識，各個現實的事實的知識，不管這些是狀況還是過程」(赫特納, 1983:246)。由地理學發展的歷史與研究的主題來加以思考，「對真實地方和區域的關切」應爲地理學長久以來的固有特質之一。此即意謂著地理學因其研究是強調「落實在時空之中」而獲得了存在的正當性，而這正可以展現出區域地理 (或「地方及區域研究」) 在地理學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要如何才能將此一地理學的重要特質具體且適切地展現在經驗研究之中，亦是當前重要而迫切的問題。

另一方面，在教與學的過程中，也應將地方的概念包含在內。教與學的過程不應僅是資訊的移轉，它更應是一種關於某個特定主題 (topic) 的參與對話。在希臘文中，topos 同時是主題 (topic) 與地方 (place) 的字根意義。主題即是地方，一個說者與聽者相遇並參與的場域。如此可使地理的想像明確地進入教與學的過程中，並使地方同時成爲研究的客體與媒介 (Daniels,

1992)。

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結構與施為爭論將對未來地理學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諸如結構歷程理論、實在論與地域性等等觀念的提出，並配合地方與區域概念近年來新的發展，嘗試在結構與施為之間、一般與特殊之間、理論與實踐之間、客觀與主觀之間、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找出更逼近真實的折衷點。以期能使真正具地理學特質的經驗研究，能夠在「地方之間」及「現代與後現代之間」取得一個適當的位置，並直探當代資本主義區域的本質。

附 註

- 註1：此種想法原係因對美國地理學者Hartshorne的著作誤解而來，其實Hartshorne認為系統或主題研究與區域研究之間的區別，係來自研究尺度的不同。主題研究是探討全球尺度下地區變異(areal variation)之最基本的綜合體(complexes)，而區域研究則是探討小地區內最錯綜複雜之整體，而非二元對立。參見Hartshorne(1959: 121-22, 143-45)。
- 註2：英文empiricism一字舊譯為經驗主義或經驗論。晚近因現象學、行為科學、社會科學等學界的合流，致使英文empirical與experience的中譯不易區分，本文據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編譯之《中譯社會學詞彙》第二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1)，將英文empirical逐譯為實微(的)，empiricism則改譯為實微論。
- 註3：這篇長文歷年以抽印單行本屢經再版，作者並於1961年第七次再版時改正了其中一些錯誤、添加了若干新的註腳及第七刷序。
- 註4：Schluter的觀點並非未受批評，例如批評之一即來自Hettner，參見Elkins(1989:27-28)。
- 註5：有關對德文Landschaft及英文landscape意義之紛歧的討論，可參見Hartshorne(1961[1939])、Martin and James(1993:178-179)或Olwig(1996)。
- 註6：此方面的發展主要係受瑞典地理學者Torsten Hägerstrand在創新擴散方面之研究成果的鼓舞，參見趙建雄(1984:12-15)。
- 註7：例如1972年*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上的專刊(由J. F. Hart主編)即完全集中於美國的區域地理。十篇文章中雖有不同的地理尺度，但其區域的定義與疆界的劃定多採自然主義的方式，通常以自然區來界定區域，其中隱含的假設是：自然地理的差異是人類地理區域的基礎。

引用文獻

-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1965，北京：人民出版社。
- 陳正祥(1960) 現代地理學之觀念與方法，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趙建雄(1984) 臺北地區微電腦零售店的擴散歷程，國立臺灣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趙建雄(1995) 從都市叢林裡的新人類談後現代的人地關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24:171-189。
- 泰勒(G. Taylor)主編(1957) 廿世紀的地理學(*Ge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1951，孫宥越編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赫特納(A. Hettner)(1983) 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Die Geographie: Ihre Geschichte, Ihr Wesen Und Ihre Methoden*) 1927，北京：商務印書館。
- Haken, H. (1988) 信息與自組織(*Information and self-organization*)，郭治安等譯，成都：四

川教育出版社。

- Agnew, J.A. (1989)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and geography as areal variation. In Entrikin, N.J. and Brunn, S.D. (eds.), *Reflections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21-39.
- Berry, B.J.L. (1964) Approaches to regional analysis: a synthesi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54:2-11.
- Bourassa, S.C. (1991) *The aesthetics of landscape*. London and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 Brookfield, H. (1984) Experiences of an outside man. In Billinge, M., Gregory, D. and Martin, R. (eds.), *Recollections of A Revolution*, London: Macmillan, 27-38.
- Bunge, W. (1966) *Theoretical Geography*. Lund: University of Lund.
- Chisholm, M.D.I., Frey, A.E. and Haggett, P., eds. (1971) *Regional Forecasting*. London: Butterworth.
- Claval, P. (1984) France. In *Geograph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Johnston, J.R. and Claval, P.(ed.),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5-41.
- Cloke, P., Philo, C. and Sadler, D. (1991) *Approaching Human Geography*. New York and 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 Daniels, S. (1992) Place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Geography*, 77(4): 310-322.
- Eliot-Hurst, M. (1985) Geography has neither existence nor future. In Johnston, R.J.(ed.), *The Future of Geography*, Andover, Hants: Methuen, 59-61.
- Elkins, T.H. (1989) Human and regional geography in the German-speaking lands in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Entrikin N.J. and Brunn S.D. (eds.), *Reflections on Richard Hartshorne's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Washington, D.C.: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7-34.
- Entrikin, J.N. (1991) *The betweenness of plac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Entrikin, J. N. (1994) Place and Reg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8(2):227-233.
- Entrikin, J.N. (1996) Place and Region 2.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2): 215-221.
- Gilbert, A. (1988) The new regional geography in English and French-speaking countrie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2(2):208-228.
- Grano, O. (1981) External influence and internal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In *Geography, Ideology and Social Concern*, Stoddart, D.R. (ed.), Totowa, N.J.: Barnes and Noble Books, 17-36.
- Gregory, D. (1978) *Ideology, Science and Human Ge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regson, N. (1986) On duality and dualism: the case of structuration and time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0(2):184-196.
- Hägerstrand, T. (1967) *Innovation Diffusion as A Spatial Process*. Translation and postscript by A. Pr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ägerstrand, T. (1970) What about people in regional science? *Papers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24:7-21.
- Haggett, P., Cliff, A.D. and Frey, A. (1977) *Locational Analysis in Human Geography*. 2nd ed., London: Edward Arno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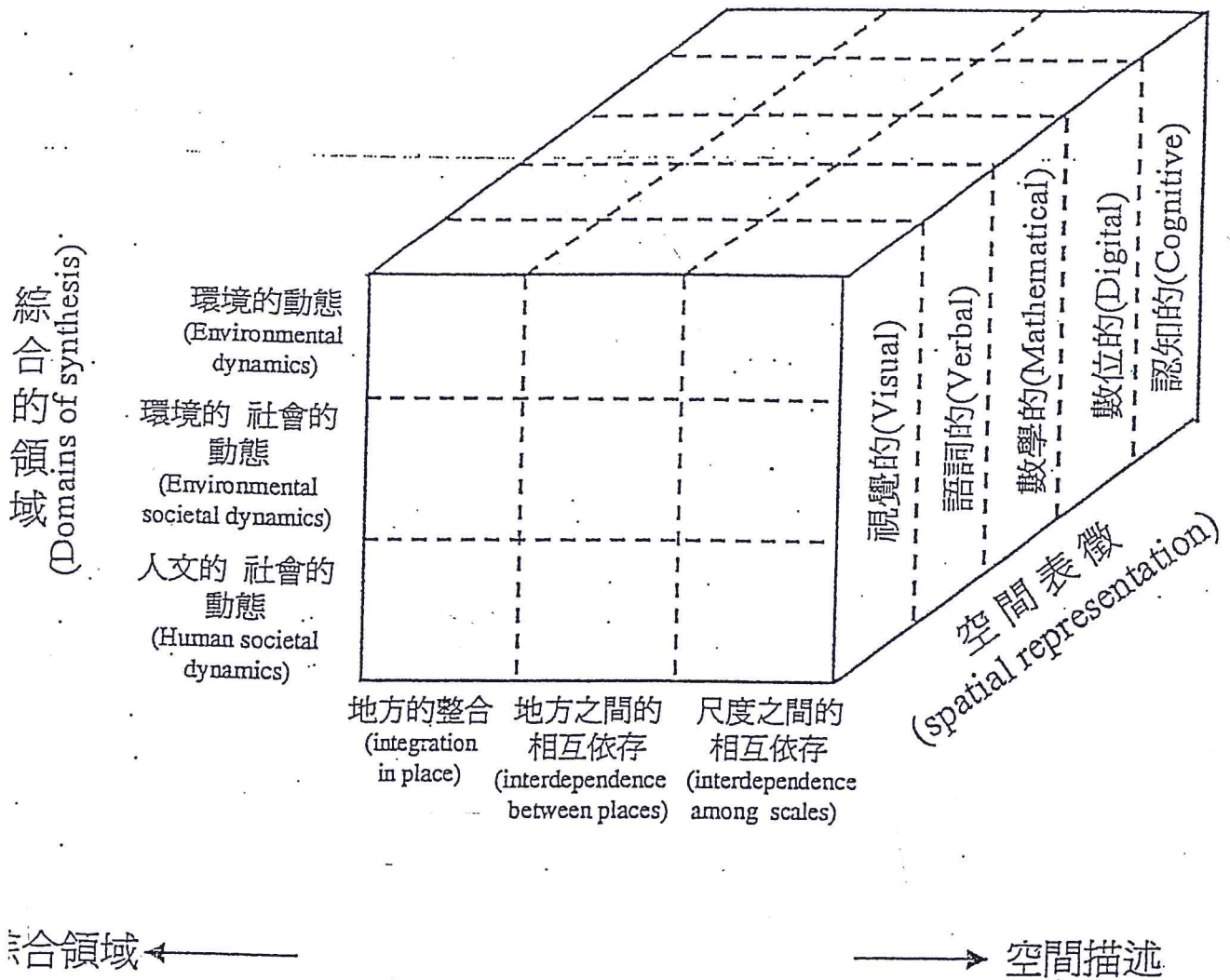
- Hart, J.F. (1982) The highest form of the geographer's ar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2(1): 1-29.
- Hartshorne, R. (1959) *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mpany.
- Hartshorne, R. (1961) [1939]: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Lancaster, Pa.: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 Harvey, M.E. and Holly, B.P. (1981) Paradigm, philosophy and geographic thought. In Harvey, M.E. and Holly, B.P.(eds.), *Themes in Geographic Thought*, London: Croom Helm, 11-37.
- Isard, W. (1975) *Introduction to regional scienc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Johnston, R.J. (1984) 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geography. In Johnston, J.R. and Claval, P.(eds.), *Geograph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14.
- Johnston, R.J. (1986a) *On Human Geograph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Johnston, R.J. (1986b) *Philosophy and Human Geography*. 2nd ed. Baltimore: Edward Arnold.
- Johnston, R.J. (1991a) *A Question of Place*.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 Johnston, R.J. (1991b)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4th ed. London and New York: Edward Arnold.
- Johnston, R.J. and Gregory, S. (1984) The United Kingdom. In Johnston, R.J. and Claval, P. (eds.), *Geograph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 Lawson, V.A. and Staeheli, L.A. (1990) Realism and the practice of geography. *Professional Geographer*, 42(1):13-20.
- Lewis, P. (1985) Beyond description.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75(4): 465-478.
- Lichtenberger, E. (1984) The German-speaking countries. In Johnston, R.J. and Claval, P. (eds.), *Geograph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56-184.
- Livingstone, D.N. (1992) *The Geographical Tradition*.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 Martin, G.J. and James, P.E. (1993) *All Possible Worlds: 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 Massey, D. (1993) Questions of Locality. *Geography*, 78(2): 142-149.
- Mikesell, M.W. (1984) North America. In Johnston, R.J. and Claval, P. (eds.), *Geography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and Sydney: Croom Helm, 185-213..
- Murphy, A.B (1991) Regions as social constructs: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1):22-35.
- Olwig, K.R. (1996) Recovering the substantive nature of landscape.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6(4):630-653.
- Pile, S. and Thrift, N. eds. (1995) *Mapping the Subject*.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Pudup, M.B. (1988) Arguments within regional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2(3): 369-90.
- Sayer, A. (1985) Realism and geography. In Johnston, R.J. (ed.), *The Future of Geography*,

- Sitwell, O.F.G. (1981) Elements of the cultural landscape as figures of speech. *Canadian Geographer*, 25(2): 167-180.
- Stern, D.I. (1992) Do regions exist? Implications of synergetics for regional geograph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4(10):1431-1448.
- Thrift, N. (1983)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social action in space and t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1(1):23-57.
- Thrift, N. (1990) For a new regional geography 1.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4(2):272-279.
- Thrift, N. (1991) For a new regional geography 2.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4):456-465.
- Thrift, N. (1993) For a new regional geography 3.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7(1):92-100.
- Thrift, N. (1994) Taking aim at the heart of the region. In Gregory, D., Martin, R. and Smith, G. (eds.), *Human geography: society, space, and social scie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31.
- Tuan, Y.F. (1976) Humanistic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66(2):266-276.
- Tuan, Y.F. (1991) 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 a narrative-descriptive approac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1(4):684-696.
- Unwin, T. (1992) *The Place of Geography*. Essex: Longman.

86年 3月26日 收稿

86年 4月12日 修正

86年 4月15日 接受



地理學看世界的方法

地理學看世界的方法是透過它將焦點放在地方和尺度上(水平軸、垂直軸)。橫跨三個綜合領域：人類的複合體的第三個角度；支持並驅動地理學其他分支的研究。

綜合：意指地理學家嘗試去超越傳統地分離了多樣性的自然科學、社會、人文界線。National Academy press : < 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ha.3 > 1997。

